

文史論集

周青 著

周青 著

文史論集

文史論集／周青文藝論集

著者 周青
發行人 黃溪南
主編 洪宜勇
出版者 海峽學術出版社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5963號
地址 (一一六) 台北市景興路一九三號四樓之七
電話：(〇二) 八六六三二五五九 傳真：(〇二) 八六六三二四六六
電子信箱 review@ms7.hinet.net
台灣總經銷 問津堂書局
地址 (一〇〇) 台北市師大路一六五號
電話：(〇二) 二三六七七八七八 傳真：(〇二) 二三六七七四三二
書局門市批發 成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二三五) 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三六六巷十號十樓
電話：(〇二) 二四九六一〇八 傳真：(〇二) 二四九六一〇三
香港總經銷 問津堂書局(香港)
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三〇之三三號華耀工業中心十四樓一〇室
電話：(八五二) 二六八七五八八八 傳真：(八五二) 二六八七五〇〇五
澳門總經銷 一書齋 澳門高地烏街三七一二九號地下
電話：(八五三) 五八一四一八 傳真：(八五三) 五八一四二五
排版所 偉旭資訊工作室 (〇二) 二二一〇八五五
印刷所 興海印刷有限公司 (〇二) 二二七三三六四三
定價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卅一日
三〇〇元(平裝)
劃撥帳號 一九三八九五三四 海峽學術出版社
ISBN 986-7359-08-9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文史論集／周青著． -- 臺北市；海峽學術，

2004[民93]

面； 公分

ISBN 986-7359-08-9

848.6

93022405

台灣版序／

心靈的交融

今（二〇〇四）年元月，北京台海出版社出版了我這幾十年來，在島內、大陸和海外發表過的小說、評論、回憶和詩歌、散文等作品的書籍。據說銷路甚佳，而使我歡欣鼓舞。因為它能反映我這幾十年來在文學領域裡走過來的足跡，我非常珍惜它。

真的沒有想到，在不久之前，從我的家鄉台灣台北的「海峽學術出版社」來電告訴我，他們擬把這本書在台灣用繁體字出版。這真叫我「喜出望外」而「雀躍不止」。

由於我參加台灣「二·二八」暴動而逃來大陸幾十年。這一本書的出版，正讓我有機會借這一本書向親愛的鄉親們，匯報我在島內和大陸走過來的人生一角。關於出版書的這麼一個「親切、溫暖、熱情」的好消息，鼓舞我擬再撰寫「我的回憶錄」和我長期發表在大陸和島內的報刊、雜誌上有關「二·二八」和「兩岸關係」的三本書。

台灣是生我、育我的地方，我無時無刻不在為「思鄉之情」所激蕩。相信島內的鄉親們，會在我這本書的字裡行間，強烈的和我共同嗅到「台灣的泥土氣味」和「鄉土氣息」。

希望親愛的父老、兄弟、姊妹們，能夠喜歡我這一本書，並讓我能夠從心靈

深處伸出二千三百萬雙手，和島內的骨肉鄉親同胞們熱烈握手、擁抱，並祝願大家身體健康、和平、快樂！

編案：此書在大陸出版之書名為《周青文藝論集》。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於北京

目錄

文史論集／周青文藝論集

台灣版序／心靈的交融／一

小說篇

鶯歌石之霧（中篇）／1

小相撲（短篇）／51

農民曲（短篇）／73

烽火鐘聲／獻給二二八的英雄們（短篇）／91

災殃（短篇）／121

文學評論篇

也談台灣文學

——對《蕭乾同志談台灣文學》一文的一些補充／131

從鄉土文學窺視「台灣意識」／141

台灣鄉土文學與愛國主義／171

略論台灣新文學建設諸問題／199

鍾理和與台灣鄉土文學

——紀念台灣著名的愛國作家鍾理和逝世二十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207

台灣新文化運動先覺者張我軍

——張我軍逝世三十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213

偉大的台灣作家

——紀念楊逵先生／219

賴和——台灣新文學的一代宗師

——紀念賴和先生誕辰一〇〇週年／223

紀念許壽裳先生殉難五十週年／227

鐘與阿Q

——黃春明作品研討會論文／231

回憶篇

我所參加的台灣「二二八」暴動／235

抗爭、光復、暴動、逃亡／253

回台雜憶／269

含淚憶點人／275

朱點人的幾篇小說初探／283

我是怎樣認識謝雪紅／295

「歷史造像論」的實踐

——評陳芳明著《謝雪紅評傳》／301

呂赫若晚年的中文作品評析／319

《台灣論》侮辱台灣人

——替受害的阿嬤們討回人類的尊嚴／333

評論、散文、詩歌篇

評論：

台灣民歌——台灣民眾的心聲／337

散文：

灰色的追憶／349

霧社之魂不老長生／353

詩歌：

苦悶／353

死者的呼聲／356

起來吧！台灣兄弟！／357

台灣礦工之死／359

香港回歸，「和平統一」將在台灣閃光／361

歌頌您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

——慶祝建黨七十週年／363

博登湖之愛

——隨中國兒童文學代表團訪問西德／365

敬弔李友邦將軍／366

台灣留學內地公費生聚會懷柔／368

中秋有感／370

望玉山 懷台灣／374

讀余光中詩有感／380

鄭成功收復台灣之歌／381

小說篇

鶯歌石之霧

一

錦堂伯的水果店，是這一帶的窮人們談天說地、解悶消遣的好樂園。水果店開設在台灣鶯歌鎮北鶯歌石下的小路邊。

南面，有無數的小煤礦，像條條巨蟒，張著血盆大嘴，等待什麼獵物似地在地底下蜿蜒；北面，那兩座磚窯的高高插入天空的煙囪，像火葬場那樣不斷地噴吐著無聲無息的白煙。由東往西是一片延伸到遠處的丘陵地，在朝霞和暮靄中上下起伏，看上去有時恰如海洋中的浪峰層疊；有時卻彷彿正在徐徐移動著的綠色馬鞍。就在這些「浪峰」與「馬鞍」之間，散落著稀稀疏疏的農家，和大小不一、長短不同的一塊塊稻田。

每到中午，尤其在夜晚，錦堂伯的水果店人聲鼎沸、熱鬧異常。那些皮膚黝黑的燒瓷磚工人和挑夫；那些臉色蠟黃渾身浮腫的小煤礦工友和附近的農民，都樂於來此光顧、憩息，消除疲倦，並在這裡消磨著憂鬱的時光，談論東鄰西舍的家庭瑣事；或者談論社會風習和市井俚諺。

「阿雄，見客人來要先端板凳請客人坐，端開水請客人飲，不要立即向人賣水

果。」記得我去年初來的第一天，即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下午，錦堂伯就用慈祥關切的語氣囑咐我。

「阿雄，」他過了兩天又對我說，「水果要洗得乾淨，洗得它顯出本來色澤；這樣擺在架子上逗客人喜愛，使客人未吃就覺嘴裡香甜。」

錦堂伯從前和家父有過來往，但關係深淺我不知道。本來，父親在鎮上開設了一間舊書舖，由於暗地裡出售一些大陸禁書，幾年前被當局逮住送進了火燒島集中營，至今消息如煙。據說火燒島專關政治犯，一被送去，是很難再見面的。父親被捕時我才十二歲，剛上小學五年級。爲著把困難的日子頂下去，堅強的母親帶著我在小煤礦當礦外工——幹的是揀篩煤矸石的活。去年母親又把我送來錦堂伯這裡，當他的小幫手。

台灣的大部分水果四季都能嘗到。夏秋，顧客們最愛吃的算是西瓜、龍眼、番石榴、芒果和鳳梨；冬春，就讓梨子、桶柑、紅柿、文旦柚和釋迦果出盡風頭了；當然，香蕉和甘蔗是整年不斷的。一到悶熱的仲夏，錦堂伯水果店，還要添上用草子研磨的清涼食品——愛玉和仙草。這些凍狀的涼品，既能消暑、健胃，又能利水、殺菌，在汗流浹背的大暑天是最受歡迎不過的。

錦堂伯是個五十出頭的鰥身漢子，通常愛穿西裝褲、台灣衫。略近方型的臉龐上是端正的鼻梁，那兩只眼角有點下垂的大眼睛，始終閃耀著令人輕鬆、親近的光彩。他看人總愛露著牙齒微笑著，給人一種溫和、誠實的印象。客人都抽捲煙，惟獨他愛玩古老的銅質水煙管。他常對人炫耀說：

「這個煙管已傳下好幾代人了，是我的祖宗從福建泉州帶過來的。」又說，

「經過這個彎彎的水煙嘴吸進去的煙特別香，它帶有唐山氣、祖籍味。」說完蓋住臉皮哈哈大笑兩聲，然後大睜大眼睛睨視大家的各種表情而自我陶醉。

他兩三天就得趕赴鎮上水果批發公司購買水果。他在太陽尚未露面、天剛發亮時便頭戴斗笠，頸項搭上一條白毛巾，轉到屋後拉上膠輪貨車出發，中午吃飯前準回家。

一一

我來此不久，很快就發現錦堂伯善講故事，講起來娓娓動聽。彷彿他肚子裡裝著無窮無盡的歷史人物和神話傳說，什麼「盤古開天」呀，「武王伐紂」呀，「張良賣劍」呀，「諸葛孔明六出岐山」呀，「裴元慶大戰宇文成都」呀，「岳母刺字」呀，「延平郡王收復台灣」呀等，無所不通，無所不曉；而且講起來繪聲繪影，叫人入神著迷，不知不覺中把你帶到歷史上各個朝代去，使你彷彿就活在那個朝代，親眼看見那個朝代的動蕩、變化。對啦，有時他也講些日本佔領台灣時的抗日故事，如瞧吧哖事件和廖添丁的反日事跡，但奇怪的是，國民黨來台後的事情他從不觸及。

今年媽祖誕辰的前一天夜裡（農曆二月二十二日），顧客們和往常一樣圍坐在店前板凳上聊天。裝在店鋪門框上的一百燭電燈射出的強光，在黝黑和蠟黃浮腫的兩種臉膛上閃爍、跳躍。

「明天是媽祖的生日呀，也是媽祖出來遊景的第三天，廟埕又會是跳神、過火，熱鬧異常呀！」一個臉膛黝黑的燒磚工人騎在板凳上剝著文旦柚皮，若有所感

地隨隨便便說了一句。

「哼，鹿港的媽祖廟人更多，人疊人，更熱鬧。」一個蠟黃臉膛的青年礦工睇了一下說話者，停止啃甘蔗，也隨隨便便地反駁說。

「北港朝天宮是哪一年興建的，你知道嗎？我告訴你，是一六九四年。它建得最早，是台灣所有媽祖廟的總本山。」黝黑臉膛的燒磚工人使勁掰開文旦柚肉，爲了壓倒對方，他加重語音提高嗓門嚷起來。

「北港媽祖廟的香火是從鹿港割過去的，鹿港天后宮比北港的早建十年。」蠟黃臉膛的青年礦工受理不理地咳了一下，吐出一嘴白色的甘蔗渣，然後反駁道。

究竟哪個先，哪個後，哪個「聖」，哪個「靈」，哪個才是真正台灣所有媽祖廟的總本山，雙方爭論不休，誰也沒有說贏誰，於是都來請教錦堂伯。時值春末，月色如水，洒在東側鐵路旁的小溪中輕輕流動、蕩漾。朦朧的鶯歌石在店舖右側的月色中，居高臨下神秘地窺視著人們的這場論爭。

錦堂伯坐在店門口一捆甘蔗上，背靠甘蔗桿，面向西，手裡捧著忽閃忽閃映著燈光發亮的銅質水煙管。他一言不發，露著牙齒微笑著，豎耳傾聽這場舌戰。及到大家請教他，才站起來，忽地吹燃紙捻，撲撲撲吸了吸煙，緩慢地走出幾步，用那講故事時特有的熟悉腔調說話，煙霧跟著話兒一起從口裡吐了出來：

「我們的祖先很早很早以前就從唐山乘小船來台灣開發。大家知道，澎湖溝很深，海上常常狂風大作，白浪滔天，小船在狂風惡浪中顛簸浮沉，而在巨浪撲來，船將沉沒時，往往船頭會忽然出現一個二十多歲、身穿一件水紅褂子、臉色紅潤、臉容慈善的披髮姑娘。她在船頭一站，就像定海珠一樣，憤怒洶湧的大海立刻就會

馴順起來，咆哮如雷的大海，就會變得像一面鏡子似的湖水那樣溫柔可愛。廣闊無垠的海面風平浪靜，這時你會看見像薄膜那樣的海蜇在這面鏡子裡輕輕漂過。

「這個姑娘就是媽祖。她九六〇年生於福建，生後一個月不出聲，因此也叫『默娘』。她十六歲悟道，到處救人，二十三歲在湄洲島的湄峰升天，後被玉皇上帝封爲海神。」

錦堂伯若有所思地瞧了瞧托在左手掌上的水煙管，繼續說下去：「這是海神媽祖的傳說。她保護我們的祖先渡海來台灣，開發這塊美麗富饒的土地。至於鹿港媽祖『聖』，還是北港媽祖『靈』，香火都是從福建湄洲島引過來的，總根在唐山。」

他吸完燃燒著變成暗紅色的煙絲，就將裝煙絲的圓型煙斗向上一抽，噗地一吹，煙灰被彈出來，掉在滿是果皮的地上。

我一邊掃地一邊偷窺大家的表情，那些因感動而極端興奮的各種面孔顯得很滑稽。我想：錦堂伯的話怎麼會有那麼大魔力，使這些人如痴如醉地被吸住，使剛才那場爭吵一變而爲鴉雀無聲？噯，其實呀，我聽得比他們更起勁，更有趣。

三

真沒想到，台灣媽祖廟的開山祖竟然不在台灣而在唐山福建的湄洲島。打烊之後，我躺在床上一直睡不著覺。媽祖的故事引起我許多聯想。在我胸際一直縈迴不去的是：錦堂伯嘴裡那些幻夢般引人入勝的神話故事，怎麼都與唐山有瓜葛？是故事本身的緣故，還是錦堂伯有意牽扯？媽祖的傳說是如此，別的故事也一樣。比如

沉在台北劍潭底的那把寶劍，錦堂伯說是唐朝薛丁山留下來的；附近那塊巨大的鶯歌石，對我簡直是個謎。在床上，我三番兩次想問問錦堂伯，話已蹦到喉嚨邊，但看見他睡得那麼深，就又把話咽下肚子裡去了。

我就這樣一直按捺了兩個多月。田地裡早已吐穗的水稻正在灌漿，炎夏的氣候來臨了。中午一陣悶雷急雨之後，空氣如洗，清晰如畫的褐色鶯歌石，停立著一隻溫順的白鷺，幾隻小燕子逗著白鷺飛上飛下呢呢唱曲，白鷺飛走了，燕子仍然跟在身前身後纏住不放。從架子上飄來了陣陣果香，來水果店吃水果和仙草、愛玉的客人陸續增多，我也跟著更加忙碌起來。

「喂，來一斤芒果。」有人來買水果，「越黃越好，爛的不要……再來兩碗仙草。」

「不，我不要仙草，給我一碗愛玉好啦。」

我一抬眼就瞥見一對青年男女站在前面叫我，一看就知道他們是從外地來的。他們的衣著有紅有綠，鮮艷奪目。頭上都戴著編有線條圖案的草帽。太陽把他們晒得臉通紅。看樣子他們很渴，我趕忙把愛玉和仙草端給他們，錦堂伯也秤好芒果遞了過去。

男的約莫二十三、四歲，挎著相機，他邊吃邊搖著草帽；那個女的約莫二十一、二歲，掏出手絹不停地擦著臉上的汗珠。

「哎，角度真難找，找來找去還是東北角一百米處最理想，」青年男客吃完仙草，對女友說，「只有站在那裡觀望這塊鶯歌石最像。」

「嗯，什麼地方都不如那處，只有那個角度，鶯歌才活起來，才栩栩如生。」她嬌滴滴地用眼睛斜視著對男朋友說，「你拍了幾張啦？咱們在那裡再拍兩張雙人相吧。」她用一種不可抗拒的柔聲提出要求。

「太熱太熱，先憩一憩，抽一支煙再去。」青年男客點燃香煙吸起來，可又突然滿臉笑著俏皮地說，「在那個角度照相，鶯歌一活起來，把妳攫去，叫我怎麼辦？」

「鶯歌只攫壞人，不攫好人。」

「牠見人就攫，哪分好壞？」他側轉臉望了望錦堂伯，「我說的對不對？老阿伯。」

青年男客向女朋友做了個鬼臉，又瞧著錦堂伯。他滿以為錦堂伯定會贊同自己的意見。豈知錦堂伯露著牙齒，蓋住眼皮，微微笑著說：

「那不見得，這隻鶯歌很精靈，牠是不會亂攫人的。」

「噯，老阿伯講得真對，講得真好！」女客輕輕拍起手來，花手絹在她手裡一飄一晃。她現出得勝的表情睨了睨男朋友，然後以很尊重的口吻問錦堂伯：「老阿伯，這隻鶯歌是何時成精的？不是在這裡成精的吧？小時候聽說牠是從台中飛來的，但也有人說是從花蓮港那邊飛來的，不知哪個對？老阿伯你知道嗎？」

提起鶯歌的歷史，錦堂伯那雙眼角有點下垂的大眼睛，頓時活潑起來。錦堂伯請他們坐在板凳上，自己站著不坐，手托古老的銅質水煙管，那麼自在的地踱來踱去。他邊吸著煙，邊用節奏分明的拖腔講起鶯歌的故事來：

「黃巢造反的故事你們都知道吧？」